鹤寿本序中所论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，今已成不磨之论。某未读此序时，已抱有与作者相近之感，即吾国学术之复兴，必为“宋代学术之复兴，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”，有类西欧文艺复兴之际。然文化不继，根脉摧折之态，今远甚于民国矣，不知仍尚有“终必复振”之日可盼而见乎？今读鹤寿序文，感念于此，笔而记之。